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古代讽刺谴责小说

著　者·清·吴趼人



贵州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數字圖書館推廣計畫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古代讽刺谴责小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著者　吴趼人

贵州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录

第一回　楔子 …… 1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 3

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 10

第四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 16

第五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 21

第六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 26

第七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侩大遭殃 …… 31

第八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 36

第九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 42

第十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 46

第十一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 52

第十二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 57

第十三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 62

第十四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沈 …… 67

第十五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 73

第十六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 78

第十七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 8
第十八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 89
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 95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 100
第二十一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 105
第二十二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 111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 117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 123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 130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枭使 …… 136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 142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 148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 155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 161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 167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 173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 178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 184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 191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谮 破奸谋妇弃夫逃 …… 197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 203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 210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于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 216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 223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 229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 …… 235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 241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 247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 253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 259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 265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 271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摛词藻嫖界有机关 …… 277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 283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篦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 289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 296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 302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 308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 314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 32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 326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 332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 338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 344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闱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 350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 356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 362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 368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 374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 381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 387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囂威打破小子头 …… 393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 400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 407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 414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 420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 426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 432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贽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 439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 446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赂礼入娼冢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 453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 459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 466
第八十回　贩鸦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 472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 478
第八十二回　紊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 483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 490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鸦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 496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 503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 509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 516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 523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 530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 537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 544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 551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 557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 564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 571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 578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 585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 592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 598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 605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粪恩爱割夫妻 …… 612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 619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 626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 633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 640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 648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 655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 662

第一回

楔子

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队嬉游，好象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希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

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亦不详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余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嬉游。过了十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很很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交游，惟恐不迭，一心要离了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志自家的悼痛。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征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净些。遂信步走到邑庙豫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枝标，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么？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汉子道："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死里逃生道："不卖呢？"那汉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说道："究竟是甚么书，可容一看？"那汉子道："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上面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六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想道："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

死里逃生深为诧异，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便汗流浃背；不住的面红耳赤，意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

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

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他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销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附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邮便局，买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

第　二　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另外

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

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托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

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姓张，表字鼎臣，他待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问我道："你父亲已是没了，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我说："世伯，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张道："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么？"我说："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张道："如今你父亲是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说："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张道："我虽不懂得风鉴，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我说："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张摇头道："不妙，不妙！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唣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

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罢，便道："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张道："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抑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我说："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尤云岫走来，悄悄问道："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我说："并未说甚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儿，知道他靠得住不呢！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

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帐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处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岫商量。云岫道："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罢，上海来往人多呢！"我问道："应该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也不回杭州。

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帐目，除去此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我说："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张又叹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些闲话。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这讣帖底稿，是哪个起的呢？"我说道："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